

我们不是坏孩子

□司马小萌



我们不是坏孩子。

对不起，我用了“孩子”这个词，只为更贴近网络。眼下各个年龄段都在网上“装嫩”，不是自称“宝宝”，就是“童鞋”“童靴”，搞得语文老师不知所从。

其实，不是“谐音”，就是调侃。网络时代就是这样不讲理，只要民认可、官不究，不流传也难。再说，开个玩笑，总比绷着小脸儿强吧？不必太当真。

但是最近我和朋友到几个城市拍摄春游照片，真发现了一些“坏孩子”：放着平平坦坦的路不走，偏要蹦跶蹦跶踩花田；明明不具备猴哥那两下子，却要窸窸窣窣爬树。真正的孩子，如果没有家长纵容，我看还规矩。问题往往出在那些老大不小的“坏孩子”身上：玩嗨了，美翻了，忘了约束自己，欢腾得如同刚出窝的小鸟，顽皮得如同懵懂的少年。估计红领巾时代也没这么张扬，尤以美丽可爱的纱巾大妈们为最。

景区的大喇叭一直在喊

话。听不见，就是听不见！

春天历来短暂，花儿更是娇嫩。你不急，我急哟。再说，倘若上树的您，一个闪失跌下来，喜剧不就演成悲剧了吗？

“使命感”油然，“小喇叭”开始广播了——

我一边举着手机拍花，前前后后，上下左右，咔咔咔；一边冲着东面喊、朝着西边嚷，哇哇哇：“上树的那个，下来！”“踩花的那位，出来！”……

此刻的我，真有点忙。毫无疑问，纵容一个，就会带来一群。“从众心理”，也称“群体效应”，你懂的。

虽然违规的只是少数，也够俺“口干舌燥”。朋友们笑称，真该给你配个特大号的扬声器。我说，最好再来个红袖标。反正“一专多能”，拍片不误巡逻。

深刻记得，几年前在南方某小城，遇见该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领着一帮爱好者在公园拍片。为了制造“落英缤纷”的拍摄效果，他们使劲摇树。在纷纷扬扬的花雨中，“熊孩子”们左蹦右跳，完成创作。

人家也有道理：反正花快谢了，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。我却

是心疼：多数春花，寿命都短。难怪林黛玉葬花如此悲戚戚。

于是，隔着小桥流水，我用120分贝的声音喊话。

嗯，120分贝，相当于飞机起飞时的音量。震撼不？

对方霎时惊呆了。

然而，不可理喻的是，他们变换了一个场地，“落英缤纷”，继续！于是，120分贝，继续！

见过不懂事的，没见过如此不懂事的。这些年，摄影界被弄虚作假的摆布歪风，搞得“颜面尽失”。这段经历，后来被同行的沈阳晚报高级记者刘生生，屡屡挂在嘴上，成为一段生动的宣教材料。

前些天看新闻，现在竟然还有在长城上刻“到此一游”的怪胎。什么年代了，还保留这种愚昧的“爱好”。

其实，这些“坏孩子”也许并不怎么孬。瞧他们一脸清纯的模样，在单位也是有头有脸的。充其量，就是缺点文明理念。不过，一把年纪了，总该学学好，也给真正的孩子做个榜样。

又想起春节前在朋友家，看见她从网上买的干枝花。这花叫“金达莱”，朝鲜电影中常出

现。而在我国东北地区，叫“兴安杜鹃”。朋友说从网上买的，一把干枝二十多元，整枝泡水，十几天就开花了。虽然花期只十几天，但在萧条的冬季，尤其春节到来之前，让家里显得特别喜庆。

我头一次见到这花。很美，像桃花；逆光拍，像假花。引起我浓厚的拍摄欲。

我拍照，朋友也跟学。拍完，我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嘚瑟；而朋友，也毫不迟疑地发朋友圈炫耀。

没料到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她突然发来微信，告诉我她删除了昨晚的帖。

什么个情况？

原来干枝杜鹃并非花农栽种，而是野生的，此花生长成熟需要好几年时间。如果将成熟的枝条大量剪走，对于一个物种繁衍，无疑是毁灭性的。

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。这几年干枝杜鹃在网上火起来，导致有人疯狂野采。

其实，在家里可养的花很多。如果以后有人工种植的，我们再“大张旗鼓”地买，买，买，没

人敢说你个“不”字。

不知不为过。我诚惶诚恐，迅速删除了前一日的帖。

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，原本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我们不能只做生态文明的看客，还应该成为真正的践行者。

更不要做“坏孩子”啊。

尽管我们早已不是孩子。

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，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，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？即日起，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，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：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，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，突出真实性、趣味性和本土特色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，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：
mdwb09@sina.
com，请注明“乐
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



偶然间听到董文强老师创作演奏的陶笛曲《荷叶上的蜻蜓》，一下沦陷进去。

乐曲以柔和舒缓的曲调开端，像一阵和暖的春风吹过心田，更似有着花开花香的引领，恬静柔美的笛声一下带人走近临水自照的荷花池边。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光影辉映，清澈斑斓，亭亭荷叶迎风摇曳，袅娜荷花映日盛开，轻盈蜻蜓点水而飞……笛声似水潺潺流动，如此旷远、宁静、美好、灵动。

荷叶上的蜻蜓

□郭晓兰

全曲旋律优雅空灵，声声轻扣着人的心扉，令人心绪随着旋律与蜻蜓一起上下翻飞，飞入时光深处。

童年，夏日黄昏，胡同口，黄蜻蜓、花蜻蜓、红蜻蜓……总有那么多蜻蜓低飞着盘旋。纱幔似蝉翼的双翅，大大圆圆的眼睛，细细长长的腰身，诱惑着小小的少年。小伙伴们放下书包，拿起扫帚，就扑向巷口。

拍蜻蜓可是一个技术活。劲用得太大，往往一拍毙命；劲用得太小，往往招招扑空。即使偶尔拍在了扫帚之下，在慢慢搜寻的当儿，一个不留神，蜻蜓也会腾空而去。只有拍蜻蜓的力道不大不小，似乎正好拍晕蜻蜓的火候，身手敏捷，手起刀落，麻利又安静，才成。捉住蜻蜓，欢呼着飞跑进家抛进蚊帐里，或掐去翅尖，让信任的伙伴拿着，继续拍打。若能拍一个红辣椒似的蜻蜓，那真是一种幸运与荣光呢！



至于荷叶，也许是廊檐下滚进珍珠的那一伞，是举上举下看荷裙飘摆的那一幅，是倒扣在头顶遮阴的那一柄，是父亲从怀里掏出的包裹着肉香的那一片……想起它，就是一抹清凉，诸多悠然，更多欢乐，与凡尘的幸福。

“粉光花色叶中开，荷气衣香水上来。”“荷花”两个字刚一出唇，就感觉一股清新淡雅的香正脚踏一路清风，一步一朵莲花地缓缓而来。它的美，端坐在千顷碧波中，它的香，能穿透千年的时光。“一池宁静，半塘涟漪，前世今生，铺一段过往的清白，弹一曲，云水禅心”，雨荷的这首小诗道尽了荷花的情韵与风骨。花儿开在我们眼里，开在情怀热烈的夏天，更开在每一个爱莲人的心间。每个夏天，我都要找时间去看荷花，有时驱车几十里，甚至上百里，乐此不疲，永不倦怠。好像不去看一看荷花，就辜负了又一个夏天，

环环相扣的美好时光里，链条有了裂断。也似乎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执念，觉得说不定哪朵荷蕊中还存留着一只小纱囊，里面是那个蕙质兰心名唤陈芸的女子撮置的茶香。

一晃又一年，匆匆又夏天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，万物之美，在于发现，生活之美，在于热爱。无论一枝才露尖尖角的新荷，还是明丽娇艳的似锦繁花，只要不缺少发现与热爱，生活会处处埋伏着惊艳与欢喜。

而人生，像极了这首《荷叶上的蜻蜓》，荷叶是平淡清雅的岁月与日常，蜻蜓是不经意的恣意与美好，荷花是为你而来的一莲风月与幽梦，一切都在相互交替，相互衬托。有了漫荷香琉璃时光的潺潺流淌，谁能说自己的生命不够靓丽、不够精彩呢？正如林语堂所言：我真诚地相信，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，是宇宙间之至美。